

談談寫作和寫作的人

張瑞田

看到一則則徵文啟事，為某某地區、某某行業、某某人物、某某景點寫一本書，同時開列出優厚的獎勵條件，鼓勵寫作者動筆、應徵。

對寫作者而言，這是獲取名利的一條渠道，如果得到這樣或那樣的徵文組織的認可，就意味着可以「上崗就業」了，自然會有大小不一的利益。

「徵文」，這是一個寬泛而龐雜的概念，對任何寫作者來講，面對「徵文」都不會無動於衷。著名作家有著名作家的考量，年輕作家有年輕作家的想法，剛剛學習寫作的人也有自己的目標。一句話，「徵文」是機會，也是誘惑。

不可否定，有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在「徵文」這樣的文學生態裏脫穎而出的。我們常見的各種各樣的「徵文」，都會列上一個高大上的理由：發現好作者，發現好作品。有的徵文活動，的確起到了這種作用。這是文學的社會需求對寫作者的一種鼓勵。

互聯網的影響，改變了寫作的生態。自媒體、網絡、AI，促成了新的寫作路數，紙媒、紙書所搭接的溝通作者與讀者的橋樑，不再是唯一的溝通渠道，空間發生了改變，閱讀方式被顛覆，寫作目的有了多元化的傾向。對作家而言，一場關於寫作者和

寫作本身的「大戲」已經上演。

幾乎每一個寫作者都想着為讀者寫一本書，只是我們處在一個跨時空、跨知識領域、跨閱讀範圍、跨價值取向的時代，為讀者寫一本書，或讀者需要什麼書，似乎都成了偽概念。寫作者的目標有了分野，寫作者的趣味發生了變化，再重提為讀者寫一本書，或讀者需要什麼書，似乎不合時宜了。

專業作家被視為體制內作家，專業作家的素養也有高下之分，面對不同的題材，每一個作家都會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寫作風格、自己的藝術追求。專業作家有一定的優勢，寫作的資格、資助的資格、出版的資格、評選的資格，優先佔有。另外的寫作者，其中包括不在體制內的職業作家，包括專欄作家、網絡作家、影視作家等，他們為市場寫作，在網絡這個神秘的容器裏開花結果。市場經濟、技術革新，改造了我們的生活，也改造了寫作者的生活。讀者不是一個單一體，她是一個巨大的消費存在。思想的體察，精神的愉悅，開心一笑，在古怪離奇的玄幻世界裏一驚一乍……都是閱讀的最後實現方式。

於是，在寫作這個行當裏，就有了這樣的現象，圍着主題寫作，一個地區、一個行業、一個典型、一個

歷史故事，都會成為寫作者的素材。當然，如此寫作，會有教練和裁判，只要他們滿意，就可以大功告成了。至於讀者怎麼看，那是讀者的事情。要麼就是為市場寫作。即使是有着某某級別的作家們，也會在不經意之間表現出自己與普通作家的不同，其中重要的指標就是自己的版稅和其他收入。大部分寫作者都是在寫作中自尋其樂的人。任何的文學寫作「規劃」沒有份額，才情有限，也寫不出激發全民購買慾望的書，離圈子很遠，獎項不會找你，一篇文章發表了，一本書出版了，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裏，若干喜歡談論往事和文事的人，再談談這篇文章和這本書，自得其樂。其實這樣很好，文學不是競技性的商品生產，它是精神食糧，多了少了，不會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糧食不行，這東西缺了，是會要人命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糧食呢，很現實，關乎生命的存亡。

為「規劃」寫作，為市場寫作，都要挖空心思，甚至「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不容易。既然是「規劃」，就會有「規劃者」，他們把握寫作者的命運，你有沒有資格被「規劃」，你寫出來的作品是不是符合「規劃」的要求，他們有建議權，也有否決權。改革開放之後，寫作環境輕鬆許多，被否決後，

說幾句，也就不了了之，去準備另一次「規劃」了。寫市場需要的書，要簡單一些。市場邏輯很清晰，作為供應方，必須提供經得起市場檢驗的產品，就如同機械、服裝、餐飲、娛樂等行業，推向市場的產品質量如何，品牌咋樣，是不是有良好的口碑，這是重要的消費條件。有市場前景的書，離不開這幾種條件，作為精神性商品，一本書的價值也是多方面的，有品牌效應，這本書的作者是不是當紅作家；有質量證明，這本書的思想內涵，語言敘述，人物形象，故事懸念，文本結構，構成的誘惑力，是不

是捧起來就放不下；有信譽度，好評不脛而走，身邊的人不斷為這本書交頭接耳，無疑，這本書就是有魅力的。自尋其樂的寫作者，佔有寫作者的大部分。他們安心跟着感覺走，寫一寫自己的真情實感。紙媒減少，就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發表，出版難，也可以合作出版，購買一定數量的書，送朋友，或者在讀者分享會上簽名售出。

其實，這是寫作者的大時代，在不同的價值鏈條裏，不同的寫作目的，不同的寫作可能，不同的寫作群體，默默證明着這一點。



▲八月二十六日，人們在石家莊市龍泉湖公園龍泉書院城市書房閱讀。
新華社

以藝為橋 尋找心中的「怡人之地」



HK人與事
何凡

暑期本是孩子們感知世界、放飛想像的黃金時光，但對不少初來乍到的新港人子女或資源有限的基層家庭而言，優質的當代藝術體驗往往存在無形的門檻。藝術不該只是陳列在玻璃櫃裏的觀賞品，它更像是一座橋樑、一個安頓情緒的出口，也是促進社會融合的溫暖紐帶。

這個盛夏，我和拾壹基金會帶着一群新港人家庭、基層小朋友和院舍青少年，走進了香港的兩處特色藝術空間——大館與六廠（CHAT）。

在大館的「開箱2026：怡人之地」展覽中，菲律賓藝術家賴恩·維拉馬爾（Ryan Villamael）延續了他持續創作的《Locus Amoenus》系列。「Locus Amoenus」在拉丁語中意為如夢似幻的田園之境，象徵庇護、豐饒與和諧。走進展廳，多層懸垂的紙藝枝葉在空中交織，宛如靜謐的花園與漂浮的島嶼，引導觀眾在光影穿梭間思考歷史、遷徙與歸屬。在策展人王莉莉的深度導覽後，孩子和家長們圍坐在一起投入手作。大家拿起印有地圖的紙張，細心剪裁成花瓣與藤蔓，將各自行走、遷徙與記憶的碎片，拼組進這片集體景觀中。當孩子們把親手做好的枝葉懸掛回展

廳、與藝術家的裝置融為一體時，不少剛隨父母來港不久的小朋友眼裏有了光彩。在地理的遷移與身份的調適中，這片由眾人雙手共同塑造的「怡人之地」，悄然成為了他們與這座城市建立情感連結的起點。

另一站，我們帶孩子們來到荃灣南豐紗廠的六廠（CHAT）。這裏曾是香港紡織工業的心臟，暑期特展「織時大叫！」將展館轉化為充滿活力的創意遊樂場。展覽集結了來自香港、澳洲、印尼的藝術家，利用紗線、布料等日常物料構建沉浸式空間。孩子們在這裏完全不受拘束，用手觸碰柔軟的纖維，在五彩斑斕的集體編織中盡情抒發。觀展之後，活動還特別邀請了武術家劉萬梁，帶大家用家家戶戶都有的普通毛巾練習雙節棍基礎套路，讓孩子們在動靜之間釋放平日積累的壓力，在汗水與專注中體會協調與自信。

我始終認為，基層家庭與新港人子女在成長與融入過程中，需要更多來自社會的理解與托舉。藝術具有潤物無聲的力量，能夠打破背景與語言的隔閡。扎根社區、關懷基層，透過這些兼具感知與互動的文化活動，能夠為孩子們打開心靈之窗，讓他們在創作中找尋自信與歸屬感。未來，我希望能有更多類似的活動，搭建起更多元開放的文化平台，陪伴更多青少年在關愛中健康茁壯成長。



人生在線
林凌

一九五九年，她十八歲在雅加達巴城中學畢業，滿懷考上大學的期望，登上巨輪芝萬宜號前往北京，入住北京華僑補習學校參加高考，成績符合要求被錄取，分配到保定市河北中醫學院就讀，讀中醫三年畢業。緊接着，申請獲得醫院領導批准，手拿中醫畢業證書前往石家莊河北醫學院，報讀醫療系五年畢業。

她早已盼望並相信，早晚會有一天，中醫和西醫一樣受到社會的尊重和歡迎。她因此定下了前進的目標，努力爭取做一位懂中醫也懂西醫的雙料醫生。

目標後來實現，讓她歡欣鼓舞心潮澎湃一天一夜。筆者約好三位好友，以青島啤酒相伴三菜一湯對她的大學畢業表示祝賀。令筆者倍感高興的是，往前看，她的勤奮攻讀大學八年，為她在未來的工作崗位上發奮圖強，打下了基本醫務理論知識扎實的基礎。

一九五六年的暑假，在石家莊我們一起歡度假期生活，每天必去一次游泳池，享受金錢也難買到的游泳健身的無比樂趣。今日回望過去數十年的歲月，在印尼的游泳池我們少年相識，在武漢的游泳池我們青年相愛，在香港的游泳池我們老年相伴，游泳健身樂趣融融，貫穿在長期人生的過程中。

她大學畢業接受分配，到武漢市第八醫院任外科醫生，一任就是十年。十年來對待病人如自家親屬，以物質治療

回憶愛妻凌醫生

為主、精神治療為助，利用每天查病房的時間，態度溫馨語言貼心地同病人對話交流，有助病人努力爭取早日康復出院信心大增。她和外科的同事十年來合作愉快，成功地做了十幾個外科手術，對那些不用開刀的病痛，或用中醫療法或用西醫療法或兩法同時並用，機動靈活，對症下藥。她同全院的同事，眼見十年來許多病人一個接一個地痊癒出院，一種特有的滿足感充滿每位醫生的心田。

一九七三年，她全家四口人南下前往香港，出發的前一天，陳院長特設晚宴表示歡送，外科主任林醫生在座。陳院長在晚宴上充分點讚並表示感謝她十年來作出的貢獻，預祝明天出發一路順風平安到達香港。

早已有所聞，港英政府不承認內地的大學畢業證書，要在香港做醫生必須經過考試及格才行。對此，她在思想上早已作好準備，面對逆境順其自然，從容不迫地參加了港英政府特設的考試安排。考試結果如何呢？也一如筆者所料，考試成績及格，拿到了做醫生的牌照，大可光明正大地繼續行醫治病，這才是最關鍵的一幕。

在香港，她有不少的親戚朋友，對她的人生經歷及醫術醫德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姓何的一家朋友，六十多歲的公公患重感冒已多日，自行服藥未見好轉，心急的何太打電話請她來看病，樂意支付出診費。她及時來到何家給公公打了一針並服特效藥，半小時後，公公病情開始有所緩和，咳嗽慢慢暢通，公公臉上微露笑容，何太看在眼裏喜在心

中，情不自禁地立刻拿出感謝金送到她跟前：「不成敬意，敬請收下。」她微笑着說：「不用客氣，公公的病普通常見，治好並不難。」她只取醫藥費，出診費免了，留下一些藥片，吩咐要多喝開水，然後說聲再見告別而去。送到門口的何太，緊握她的手：「非常感謝，請慢走，再見。」

多年來，每次接聽請出診的電話，她都有求必應，把不大不小的醫藥箱往肩上一掛開門出診，近的步行約半小時，遠的先坐巴士行一段路到站下車再步行幾分鐘到達病人之家。因為既能治好病，又能收費較低廉，加上對病人態度言語溫柔貼心，所以一傳十十傳百，她的小名氣在香港僑界很快傳開。

二〇二一年她八十歲生日，在酒樓我們舉行慶祝會，請來幾位印尼的親屬及數十位港澳的親友，大家相識的和不相識的歡聚一堂，等着她上台致辭時會說什麼話，都很想聽一聽。她說：「我是醫生，今年八十歲，我的人生是為病人服務的人生，我的人生快樂是把病治好帶來的快樂。如果我的健康狀況還允許我繼續行醫治病，我一定會做到為病人服務終身。」全場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愉快地工作和生活在香港，不知不覺地已滿五十年，她也已享八十九歲的高齡，健康情況越來越不能令人樂觀放心。她是一位好醫生，也是筆者的六十年愛妻，去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二時，她突然來不及留下一言半語，雙眼微閉，就這樣安祥平靜地離開了在悲痛中的家人。



藝象尼德蘭
王加

「華夫勃魯蓋爾」

在西方美術史中，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因其聚焦十六世紀尼德蘭農民風土人情和日常生活而收穫了「農夫勃魯蓋爾」的美譽。但隨着對「勃老」的作品細節研究日漸深入，近期我又多給他冠了個名號：「華夫勃魯蓋爾」。究其原因，源於在他賴以成名的風俗畫中「隱藏」着如今比利時最著名的小吃：華夫餅（荷語Wafel）。

時至今日，巧克力、華夫餅和啤酒無疑是家喻戶曉且最受歡迎的比利時小吃了。後兩種更是自文藝復興時期起便在當地流行開來。之前在專欄中聊過兩期啤酒文化，均和老彼得·勃魯蓋爾的風俗畫有關。無獨有偶，在「勃老」現存的四十餘幅油畫真跡中，也有兩幅明確描繪了華夫餅，且還碰巧都收藏於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其中，著名的《狂歡節與四旬齋之戰》更是將整個華夫餅的最初製作過程描摹了下來。

「農夫勃魯蓋爾」以其擅長的風俗主題、標誌性的居高臨下鳥瞰視角、通過十六世紀中葉尼德蘭村鎮中二百多個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虛構了一個狂歡節大戰四旬齋的寓莊於諧場景。四旬齋作為天主教曆法中最

嚴厲的齋戒期，教徒們需要在復活節前的四十天內禁食肉蛋奶（魚類除外）、一天僅允許一頓正餐，且禁止任何形式的娛樂活動。而在每年齋戒期開始前的二月至三月，人們都會有幾天「放縱期」，故稱狂歡節。在「勃老」此作中，左側是世俗的旅店酒館，右側則是城中心的教堂——被環境所烘托的狂歡與齋戒兩大陣營「決鬥」充滿了詼諧的想像力。代表狂歡節的是前景騎在酒桶上、頭頂烤雞派、手持烤乳豬串作為「武器」的胖屠夫，象徵着為所欲為的世俗享樂主義；坐在推車上迎面駛來的則是與他對立、骨瘦如柴的灰袍修士。她手持一個烤麵包，上面攤着兩條鮮魚。她的推車上還堆滿了魚、德式椒鹽卷餅等四旬齋期間允許的食物。口腹之慾與宗教之制的對決，看起來滑稽、瘋狂又諷刺。

在胖屠夫領銜的狂歡節隊伍中，他身後一襲黑袍、頭頂一桌麵包和華夫餅的人物形象頗為醒目。從左下角順着此人往上延伸到畫面中心的範圍，是老勃魯蓋爾精心營造的「華夫餅區」。此局部共出現了四個和華夫餅相關的角色，除了頭頂餐桌的黑衣人，一位老婦正坐在他的右上方手持一個長柄長方



形鐵夾烘烤華夫餅。她身前的桌上擺着揉好的麵團、身側有磕碎的蛋殼、腿邊的盆內是用大量雞蛋、黃油和牛奶調和好的麵糊。華夫餅荷語的字面意思本就與格子和蜂窩相關，老婦手中的器具便是十六世紀尼德蘭地區流行的用兩片格紋鐵夾烘烤華夫餅麵糊的專屬模具。當目光移到畫面左下方，兩個男子正在全神貫注地擲骰子。左側戴帽者將一塊華夫餅按在桌上，右側擲骰者則在頭上綁了三塊：在此景中華夫餅竟成了「賭資」戰利品。而在他倆身後，還有一位農婦懷裏捧着一盤華夫餅。左下方這一連串繪聲繪色的民俗場景，是現存畫作中關於華夫餅烤製與

◀老彼得·勃魯蓋爾畫作《狂歡節與四旬齋之戰》（局部）。
作者供圖

風俗的最初圖像資料。

得益於尼德蘭地區農業和畜牧業的發達，乳製品物價低廉且富足，讓華夫餅有條件成為大眾食品而非貴族專屬。但在老勃魯蓋爾生活的年代，華夫餅遠非如今這般日常。在「勃老」此作完成六年後的另一幅著名季節組畫、象徵初春的《陰沉之日》中，右下角三個孩童正在嬉鬧着爭搶兩塊華夫餅。這個細節證實了當時華夫餅僅是在春季狂歡節前後的季節性美食，並因原料富含高蛋白和油脂而在四旬齋期間禁食。倘若「華夫勃魯蓋爾」得知這款用來對抗四旬齋的「季節限定」小吃如今已是比利時一年四季隨處可見的街頭美食，想必也能會心一笑吧。

寫到這裏，又開始饞入口酥脆、奶香馥郁的華夫餅了。想到兩天後又將重返比利時，不由得摩拳擦掌起來……